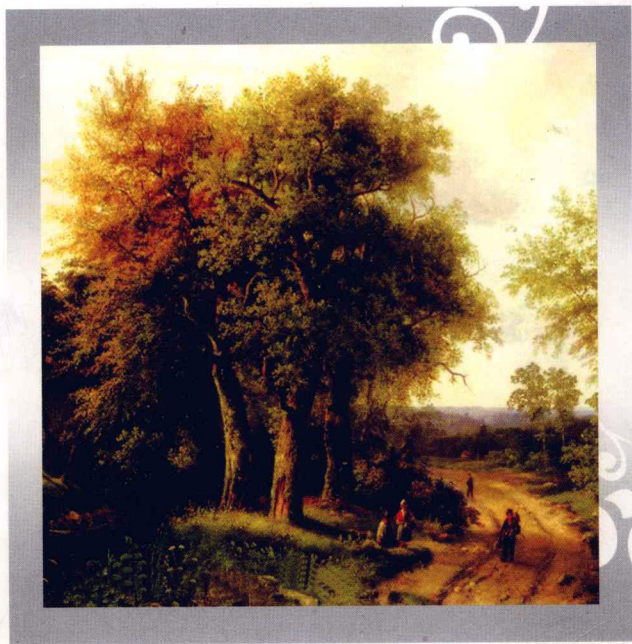


2009 第一卷 ZHONGGUO SHIREN

中国诗人

**ZHONGGUO
SHIREN**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诗人 / 崔春昌主编.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5601-4150-3

阳光文化丛书

I. 中… II. 崔… III. 诗歌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K82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5474 号

中国诗人(第二卷)

责任编辑 张树臣

责任校对 路 力

封面设计 李 锋

出 版 吉林大学出版社

发 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印 刷 沈阳市第六印刷厂

开 本 680×920 毫米 1/16 印 张 7

字 数 180 千字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一版 2009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ISBN 978-7-5601-4150-3

定 价 24.00 元

中国 诗人

ZHONGGUOSHIREN

2009 · 第二卷

社 长 王明佳
名誉主编 牟心海
崔春昌
主 编 贾桐树
罗继仁(执笔)

责任编辑 张立群
罗继仁
牟心海
芦苇岸(特约)

目 录

社长寄语

王明佳 封二

开卷诗人

在虚拟的旷野上(组诗)	谭延桐	7
诗歌是艺术版图上的制高点	谭延桐	13
谭延桐:上升的道路	马知遥	16

新诗方阵

一粒盐里的海(组诗)	黄恩鹏	20
赞美诗意记忆及热爱自然的梭罗	黄恩鹏	24
中年之暮(组诗)	汤养宗	25
诗歌写字条(节选)	汤养宗	29
我和我的工厂(组诗)	竹 马	31
在工厂里写诗	竹 马	35
我和秋天一起空旷(组诗)	红 娃	36
诗歌随感	红 娃	40
最后的雪(组诗)	蔡 俊	42
关于软现实主义诗歌的一个视角	蔡 俊	46
是诗人还是说教家	李之平	47
阿斯加诗篇(组诗)	东荡子	50
诗歌随笔	东荡子	54

诗 对 话

对话:当下诗歌“下半月刊”现状

潘洗尘 桑 克 荣光启 张立群 56

2009 · (季刊)第二卷

contents

大 视 野

大雪火焰与震动 (组诗)	柏铭久	62
我所挪用的动词 (组诗)	纯 子	66
曾经的雪 (组诗)	伊 路	70
日常生活 (组诗)	郝永勃	74
相 聚 (组诗)	爱新觉罗龙	78

诗歌现场

牟心海的诗 辽宁文学界众人说

——牟心海诗歌创作研讨会部分发言摘要

彭定安 罗继仁 王充闾 王向峰 李松涛 阿 红 白长青	
王建中 王鸣久 刘恩波 贺 颖 萨仁图娅 程义伟 李 霞	
李万庆 许 宁 刘 川 李秀珊 李 刚	81

散文诗页

背 影 (十章)	孙友田	94
童年花香 (五章)	许 强	97
雪域絮语 (组章)	盖湘涛	99

同期评论

“业余诗人”的“专业诗歌”

——读马永平若干诗歌后有感

董 辑 104

诗歌救赎的见证

——阅读马永平

马永波 108

雪和雪和雪 (组诗)

马永平 114

目 录

灵性悟性人性的精品

——读月满西楼的诗

张 捷 119

假设一场重逢(组诗)

月满西楼 121

诗人研究

在时代深处三剑并立

——《中国新诗三剑客——李松涛王鸣久马合省

诗歌艺术论》绪论

邢海珍 124

诗人雕塑

浪 波 卷

142

听涛琐话

浪 波 150

龙彼德 卷

152

中国诗人档案

高春林的诗(八首)

高春林 162

赵立功的诗(六首)

赵立功 166

09 诗人现在时

刘 春(广西)

171

苏历铭(北京)

172

黄恩鹏(北京)

173

凸 凹(四川)

174

森 子(河南)

175

宁 明(空军某部)

176

汤养宗(福建)

177

张 后(北京)

178

2009·(季刊)第二卷

contents

诗学争鸣

苹果散发的香气及其内涵

——关于林雪的创作与两种读法

张晓明 张立群 180

史魂·哲理·诗情

——王锋长诗漫议

吴思敬 187

新诗百家

汶川震出破天荒

——汶川地震周年祭

刘海起 192

神州漫游(组诗)

佟明光 194

哲人哲语(组诗)

王守勋 196

大海及其它(组诗)

孙 谦 199

在季节里骄傲(外三首)

张树义 201

雪域的经脉(组诗)

天云之骨 203

星空下的北方(组诗)

张占果 205

诗四首

芦 笛 208

往事(四首)

范 超 210

风向上吹(组诗)

金晓娟 212

分量(外三首)

刘凤瑛 214

诗集漫评

情感从来不会老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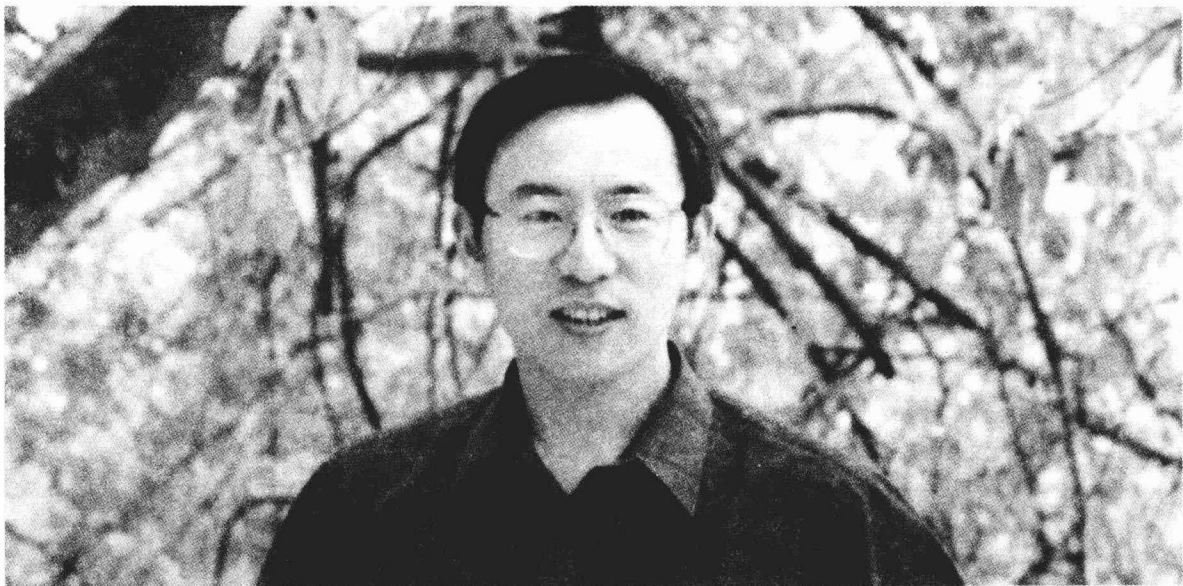
——读王向峰诗集《雪花不愿飘落》

刘恩波 216

他把绘画视为生命

——漫谈刘长年的绘画

亚 东 222



谭延桐 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先后做过教师及编辑。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读者》杂志社及南宁市文联签约作家,南宁文学院及多所大学客座教授。现为巴洛克艺术学校校长,作文选刊杂志社主编。

1978年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等,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诗刊》等海内外600余家报刊,计500余万字。著有诗集、散文集、诗论集、长篇小说共11部。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等。曾被评选为“中国桂冠诗人”及“中国当代散文十家”之一。

在虚拟的旷野上(组诗)

谭延桐

一级深呼吸

空气中弥漫着芬芳
我深呼吸——呼吸空气中的空气，时间
里的机密
呼吸词里的风月，风月中的一二三四五
……我深呼吸
近乎贪婪，像个孩子
饥饿的人遇到了面包，车轮遇到了坦
途，就这样子
只有我听得到的声响是沃尔夫冈·阿玛
迪乌斯·莫扎特没有写完的小夜曲
只有我看到的景象是谢默斯·希尼没
有写完的诗
我深呼吸，却没有张开嘴巴
我深呼吸……是的我在深呼吸
只有住在动词里的人看见了，只有藏在
形容词里的人听见了——
我在深呼吸，深呼吸——

住在隔壁的春天
这时候就是我的亲人。她的名字
其实不叫春天而叫巧克力
——当然可以吃。大口大口地
吞下，一轮明月就会冉冉升起。这时候
你再看，你再看吧——
如果你的视力还算可以——空气里就
会写满曼陀罗的名字
曼陀罗……它是芬芳悬挂在高处的咒
语

2009.1.16

站着才能进窄门

有一扇门，名字叫窄门。马太福音
把它垒进了登山宝训
世人把它嵌进了一个又一个的
年轮。还有的，把它缝进了一首又一首
的诗里。它的名字

叫窄门,却比任何一扇门都宽厚,都善良。只能
 用心去亲,不能让尺子去吻
 谁都知道尺子是人造的,谁都知道人造
 的尺子有的坚硬有的疲软
 有的有信心有的没信心
 更重要的是,像尺子一样
 躺着的人,眼看着就越来越多,他们只
 能丈量自身
 却不能丈量上帝家的金盆和银盆
 金盆和银盆才是真的装满了黄金和白银
 (比如太阳那块黄金月亮那块白银)
 进窄门。如果,你像竹子一样挺拔地站着
 并且风一来,就捧出清悦之音

2009.2.6

尘土飞扬

在北方的北方,我看见,住在雪里的天使
 和雪一起融化
 之后,变成了水。水做的天使
 在地上漫无目的地走,最后
 走进了一棵大树里。那个念着咒语吭
 吭哧哧地杀树的人
 正是栽树的人。那个渴望见到天使的人
 正是逼疯天使的人。当风
 憋不住说出这一切的时候,我又看见
 没人停步,没人在意,没人把疯了的天

使揽在自己的祝福里
 让她在哪怕十分窄小的祝福里活下去
 没人。祝福
 也跟着雪一起融化并钻到了大树里
 躲了起来,躲得很深
 躲到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劫难里
 凤凰涅槃,说的是凤凰
 而不是水做的天使,更不是云做的祝福
 和雨做的祝福
 一棵大树转眼之间
 便轰然倒下,砸起数不胜数的尘土。尘土
 飞扬中
 我看见许多模糊的笑脸
 只是,一个也叫不出他们的名字

2009.2.10

云的事业

从今以后,擦拭月亮。让月亮
 不再是一滴硕大的泪,不再是天上抹也
 抹不去的忧伤
 被人误解,就误解吧,误解一万次
 也不离开孤单的月亮
 即使离开,也是临时离开,好让月亮
 安安静静地做好自己的事情。我知道,
 月亮很忙
 忙着去照顾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忙着为每一个苦难的孩子颁发梦想
 即使一直在默默关心月亮的太阳
 来督促月亮回家了,月亮也总是恋恋不
 舍,就好像
 月亮的注意力全在天上,生来就是为老

天活着的
回家了，目光还挂在天上
久久地，仿佛从古到今怎么也割不断的
思想
就是这样一位好姐姐，月亮姐姐，让我
这云的事业
总也无法废弃。心，不再四处流浪

2009.3.4

他留下来这个事情

首先这是一个事情。其次
这是一个大事情。至于多大，我现在
就打个比方，就像地球那么大
甚至比地球还要大
至于大多少，谁也说不准，
就像谁也说不准自己哪天就突然离开
这个世界一样
说不准的事儿，就一概交给上帝去说
(反正上帝是万能的)
他就是这么去做的。他这么去做的时候
天正在下雨，一直都在下
就像淋不湿他的事情一向倔犟的雨就
绝不打道回府似的
结果，就真地淋湿了。你看
很湿很湿的。他留下来这个事情
就成了一个湿漉漉的事情
一拧
就能拧出很多的水来。多年来，他就是
靠这些拧出来的水
养活自己的

有人说他胖了，有人说他瘦了
有人说他还像以前那样不胖不瘦。他
知道，说什么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他留下来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人都不知
道
是为了用心里越来越充足的阳光把
事情烘干

2009.3.23

替赫哲恩喂天马

当我遇到赫哲恩，一种思想腾空而起
这是他的恩惠，我知道
他的名字叫赫哲恩。他的名字最后重
重地落在了那个恩字
上面。他是一个
让冬天狠狠瘦下去让春天明显肥起来
的人
他是一个像极了他自己的人
我的思想围绕着他转来转去的时候
他正在遥远的部落看着他的花园
像太阳看着万物。那个神秘的花园里
什么花儿都有
就是惟独没有
枯萎的花。他的眼睛里什么都有
就是惟独没有暮色、蝙蝠、乌鸦以及它们
联众带来的阴云
我就一下子理解了他，走近了他，并在
他家的庄园里
替他喂那匹惟一不吃草的天马

2009.3.24

在虚拟的旷野上把火挑旺

整整一个冬天,我都在我虚拟的一片旷
野上

干我该干的,比如把火挑旺
鼓励火焰去茁壮成长,让大火吃掉越来越肥的荒凉

比如让火光变成远天的一团星光
在星光下,拾掇我的铃铛
风不响,就让我的铃铛响。鸟不唱
就让我的马蹄唱。既然来到了这片一
望无垠的旷野上

我的意念就是骏马,我的罗盘就是太阳
也许被你误解了,我说的这片旷野
也许被你歪曲了,我说的火焰、星光和
铃铛

都没有关系
你不误解和歪曲,冬天也会。误解和歪
曲再有力量
也不会拆掉我心里的加工厂
热火朝天的场面,它就更是无能为力
不见,此刻,所有的误解
和歪曲都躲在阳光懒得搭理的地方黯
然神伤?

2009.4.17

秋天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花一瓣一瓣地
落下来(曾经它们是多么热情奔放啊)
住在花里的花神和花仙

也一个一个地落下来(曾经它们是多么
豪情万丈啊)

似在演示,自由落体。又似在表演
自由体操……

砸起一个秋天。这个秋天
似曾相识,却辨认不出曾有的金黄
这个秋天,哦这个秋天
我在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身体的秋天”
里见过

它看上去依然还是那么庞大
算是一个庞大的秋天了。因为庞大才
总也进入不了窄门

很多人都不记得了。不记得
也是对的,干吗要记得。秋天
不是让人来记的
秋天没有痴望更没有奢望
就像什么都经历过的老人那样平静和
安详

除了别人眼里的丰收,秋天一无所有
要不是花瓣、花神和花仙
不小心把冬天砸醒了
秋天还会继续睡,至少睡上三百六十五
天

2009.3.30

我们有开不完的花

它们败了,我们继续开
开花。这不是一个开花的季节,我们也
继续开。开给喜欢花的人看
开给自己看。一朵接一朵地开,直到远
方的空气

也收到了我们让风托运去的最新鲜的

祝福

我们的祝福都是真实的

芬芳的。我们祝福远方的一座又一座
孤独的大山。我们祝福大山里的

每一块石头。我们祝福石头里的每一

尊雕塑和雕塑里的每一个世界

开花,就是把我們心里的形象

都搬出来。把我们心里的颜色都拿出来

把我们心里的香气都捧出来

我们并不富裕

但慷慨。我们慷慨地赠送我们的一切

直到全部赠完为止。冬天不喜欢我们
并且不断地诅咒我们

春和夏,喜欢,并不断地

祝福我们。我们的祝福就是春和夏的

祝福

一点一点地变成的

不断地变,变……地球的表情就变得更
加可爱了

2009.4.1

那棵树可以和精灵比

那棵树的身材很好。就凭它的身材

就可以和精灵的身材去比

比来比去,觉得还是它最摇曳多姿

它一摇曳,就是满地的金光

这些金光,可以随便你做成什么

比如梦幻,比如一首诗的模样,比如海

伦的具有侵略性的美丽……

直到有一种热爱

从你的脚底冉冉升起,把你完全照耀

照耀成最生动的你的样子

那棵树的身材是在风雨中修炼出来的,

别看它苗条

却可以独自对付霹雳

霹雳凶巴巴地训斥它,不知多少回了

它一点儿也不畏惧,而是用沉默和继续

成长

这两样特殊的语言来驳斥

它知道自己的名字

叫树。它要首先对得起它的名字

然后对得起

乐善好施的阳光和不用洗就可以用的

祝福

2009.4.2

西番雅书

目光就像吸管一样,慢慢地

吸收着它的营养

它的营养,在所有的营养品中首屈一

指,只要望一眼

瘦的便会变胖,弱的便会变强

这样的凝望,让我不再饥荒

这样的凝望让我顿然变成了另外一个

人,比如

一朝出山的高人,比如传说中的金刚

今晚,我只做这一件事:凝望

让凝望贯穿整个国土,就像月光普照每

一座山岗,每一个山庄

每一朵山花的脸庞……

你看,连空气都变成舞蹈家了
 这样的舞蹈,没有一台心灵的晚会,会
 忍心往后放
 即使往后放,也是压轴好戏,为了给人
 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我不觉得把时间交给它是一种浪费
 我不觉得做别的比做这样的事更加风
 光

它值得,我对它好,就像
 一首快要失传的歌值得我一唱再唱

2009.4.18

我知道我会被一首歌叫走

它熟悉我的名字。它知道我经常地在
 哪里
 出没。它知道怎么呼唤我
 我知道我会被这样一首歌叫走,叫到远
 方去
 甚至比远方还要远的地方。我的耳朵
 张开着,就是为了听见它的呼唤
 只要呼唤一到,只要它的呼唤像风一样
 碰着了 my 耳朵
 我的耳朵就会变成它的两个好使的把
 手
 被它紧紧地抓着,拽到远方
 或远方的远方去。我不会反抗,尽管我
 曾不止一次地反抗过
 我不会停留,尽管我在昨天、前天都不
 止一次地停留过
 我知道我会被这样一首歌叫走

叫到它的故乡去,在它的故乡里看百花
 盛开

至于那里有没有冬天,有没有雪花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时候我已经被一
 首歌叫走

2009.4.20

眼睛里的水

我看见,她哭得很厉害,可惜
 不是真的,是在演戏,尽管那个时候,不
 哭是不对的
 不哭,眼泪也会在别的地方浪费掉
 但我绝对不会跟着她一起哭
 我坚决就是
 不哭。不仅不哭我还笑,就像她的脸在
 做哭的工作
 心却投身于笑的事业一样。我舍不得
 丢弃我原来的样子
 听说后来她因为这个得了个什么奖,
 又哭了
 我不知道她当时究竟哭成了一个什么
 样子
 我仍然没有哭,得了什么奖我也不哭
 好不容易酿制出来的泪水,比酒还珍
 贵,可不是用来冲洗别人的眼睛的
 别人的眼睛
 怎么了?别人的眼睛灌满了沙子,都是
 自愿的

不用费力也会把他们的眼珠子冲跑了

2009.4.23

诗歌是艺术版图上的制高点

谭延桐

你为什么写诗？

你能告诉我日月为什么要发光鲜花为什么要开放鸟儿为什么要飞翔河水为什么要流淌海水为什么要荡漾吗？

哈哈，开玩笑。但，智慧的你一定知道，我又不仅仅是在开玩笑。

最初写诗，的确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一点儿刻意，也没有一点儿故意。或者说，是受了诗的诱引。心突然饿了，正好有好吃的诗歌在那儿摆着，我便不管好歹扑过去了。是的，诗歌很解馋。吃了之后，我的心就不再饿了。可这不饿也只是暂时的，过了不久之后，就又饿了，就又继续吃，继续吃……越吃越上瘾，渐渐地就改不了这个以诗为餐的习惯了，以大口大口地吞吃诗歌为生。后来才发现，这美味的诗歌是上帝特意为我烹制的，觉得我是个可怜的孩子，不忍心看着我的生命继续瘦下去，对付不了经常地在世俗中出没的豺狼虎豹，便悄悄地给我准备了这样一份上等的营养品——你要知道，上等的营养品之于穷人那简直就是一份奢侈品——因此，在这里，我要首先谢谢上帝。

算起来，这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

那时候我才10来岁，10来岁我已经写了厚厚的几个本子。那些本子很简朴，那些诗歌也很简朴，简朴得就像是我的一个远房姐姐的嫁妆。往事历历在目。那时候，我真的就像饿鬼一样。写了好几年，才终于发现，诗歌不仅可以家养还可以牧养，就一批一批地放牧出去了——那时候投稿不用贴邮票，只在信封上写个“稿件/邮资总付”然后再在右上角剪个角就可以放进邮筒里怀着宽广的期待了。1978年，值得纪念，因为这是我初次发表诗歌的一个年份。记得很清楚，我当时的稿费是两块钱。两块钱，就相当于现在的两百块了，因为现在的工资和物价已经是那个时候的100倍。可见，那个时候比现在更尊重人们的精神劳动，尽管那个时候还没有“以经济为中心”这一说，“经济大革命”还没有拉开序幕。

写着写着，我就发现我走路走得更稳了，眼里也更有光辉了。写诗之前，我是茫然的，心力不足的，总感觉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至此，我才终于发现，诗歌是东西，饿了的时候可以当面包吃，天黑了可以当灯使，累了还可以当拐杖拄着，遇见豺狼了还可以当武器用……我就在心里把它叫做“亲爱的

诗歌”了。亲爱的诗歌陪伴着我走过了好一段孤独的日子。

“朦胧诗”，我经历过了。都知道“朦胧诗”那个时期是一个辉煌的时期，人们对诗歌的尊重是一个制高点。可渐渐地，就不那么尊重了，甚至有些嫌弃了。眨眼之间，诗歌就沦为弃儿了，因为“经济大呼隆”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始了，一切都让位给经济了，就似乎经济眨眼之间就由平民变成了皇帝似的。时代越来越嫌弃诗歌，我不嫌弃，因为诗歌永远都是我的亲爱的。诗歌笑的时候，我也笑；诗歌哭的时候，我也哭；诗歌发脾气的时候，我也发脾气；诗歌一团和气的时候，我也一团和气……就这样，我和我的诗歌捆绑得越来越紧了，密不可分。世俗的刀子再利，也割不断这根捆绑我们的坚韧的绳子。

一闲下来，我的心就交给诗歌，交给诗歌去使用，去安排。这是我的荣耀。那些亵渎这种荣耀的人，我知道他们一个一个都是白痴。这年代，白痴多了，大多时候我都懒得去说。

也尽管这是一个小说的年代、戏剧的年代——当然是相对而言了，不见小说家和戏剧家比诗人更有光彩么——但如果我是一个小说家、戏剧家，我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荣耀。我的所有的荣耀甚至高傲，都是诗歌交给我的。当然了，我的谦卑也是诗歌交给我的，诗歌交给了我很多很多。有了这很多很多，我便摇身一变，变成一个标准的富翁了。

诗人写别的，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还是评论，也都是好样的，多年来我都是在以实际行动证明着。诗歌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栽培了我，我要让诗歌放心才是，我不想让诗歌看着我的生命很高贵生活却很卑贱。

这年代，诗人自杀的有不少，其实我也早就自杀了。“旧我”死了，“新我”却还

活着，从“新我”那里不断冒芽的所有的诗歌，都是世俗的稀释剂和消毒液。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因为我至爱的诗歌不是金钱，不是关系，更不是权力。

诗歌死掉的那一天，肯定就是我们人类死光的那一天。因为这个世界要讲个“阴阳平衡”，“阴阳”失衡了，绝路就找上门来了。其实，多年来我和我的众多苦难的诗内姐妹弟兄一直在做的，“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的目的，就是给越来越寒心的诗歌一捧温暖，一掬光亮，一个盼头。

诗歌不能没有盼头。这个盼头会衍变出许多的盼头，包括我们人类的盼头。

诗歌是人类的第二颗太阳

诗歌的样子就是最美的事物的样子，诗歌的气质就是最美的梦幻的气质，诗歌的灵魂就是最善良最智慧的人的灵魂，诗歌的节奏就是最丰富的心灵的节奏，诗歌的隐喻就是宇宙的隐喻，诗歌的象征就是太阳的象征……诗歌，它是最美的，让人爱不释手、牵挂不尽的。热爱诗歌的人，他或她必有一颗诗样的心，像诗歌一样年轻，像诗歌一样魅力无穷。

无论有多少人贬低诗歌，也无论有多少人诅咒诗歌，诗歌永远都是我们人类的第二颗太阳，它散发着温暖的光，营养丰富的光。在这样的一种光照之下，苦难就会慢慢蒸发，现实就会通向无限广袤的梦想。

“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拿走我的面包，可以拿走我的空气，可是，别把你的微笑拿掉”；“挖掉我的眼睛，我依然能看见你；摘掉我的耳朵，我依然能倾听你；割掉我的嘴巴，我依然能歌唱你；砍去我的双臂，我依然能拥抱你”；“只要你还在，死亡就无法把我打翻在地”；“这就是一首诗，逐字逐句地

代替了一座高山的位置”……当我们吟诵这样的美好诗句时，骨头也会跟着闪光，血液也会跟着涌动……这时候，我们就会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不仅身心泰然，而且生命超然。俗，再想把我们往它那里拽，就是使尽了浑身解数，也是枉费心机。这时候，我们就会守着一大堆的意境，尽情地享用，也享用不完。如果把其中的意境送给朋友，显然就是最好的祝福。世界上，没有拿诗歌来祝福别人最美的事情了。诗歌比鲜花更馥郁，比美酒更醇香，而且，也比鲜花开得时间更长久，比美酒让人醉得更直接。

这第二颗太阳，不在天上，而在你我之间，在我们的心中。当你说“在我的心中”的时候，你内心里肯定已经诗意泛滥了。这是何等的美好。我们不能拒绝这样的美好，如果拒绝就是对美的亵渎甚至是犯罪。

至于如何美好，不妨来具体听听——

“诗歌是生命意识的最高点，具有伟大的生命力和对生命的最敏锐的感知。”这是英国诗人T·S·艾略特在他的《诗歌的作用》中发出的声音。

“文学是一种文明的状态，诗歌却是一种存在于文明之前和之后的最优美的状态。”这是西班牙诗人希梅内斯在他的《诗与文学》中发出的声音。

“诗歌是一切奔放不羁的精神力量和意识的潜在的、强力的庇护所（这种强力本身是理性的思想竭力要从文明的精神领域驱除出去的）。”这是法国诗人让·路易·贝杜安在他的《〈超现实主义诗选〉序言》中发出的声音。

“诗把诗人长年藏在心中的一连串问题给揭示了出来。每一首诗都是一份恳求，一种呼唤和祈祷，答案则由读者在沉默、含蓄

和不断的阅读中所赋予。通过岁月，读者自能从阅读中找到最为满意的答案。诗是高级的对话，是在诗人的询问与读者的答复中形成的一种精巧绝妙的对话。”这是西班牙诗人阿莱桑德雷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发出的声音。

“诗原是我们久已尊为最有效能的一种艺术。凭着伟大天才者的努力，诗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几个世纪以来，早已站到了无与伦比的显耀地位。”这是德国诗人格罗塞在他的《艺术的起源》中发出的声音。

“诗歌将永远是，将首先是一种被刑讯室阻隔的奔逃——也是一种信念，相信这次奔逃，拼命的、竭尽全力的奔逃终会成功。”这是法国诗人勒内·夏尔在他的《诗论》中发出的声音。

“在历史发展的某些阶段，唯有诗歌可以应对现实，它将现实浓缩为可以触摸、心灵可以感受的某种东西。”这是美国诗人布罗茨基在他的《哀泣的缪斯》中发出的声音。

……

足够了。他们的声音已经足能说明诗歌的美好和重要了。据我所知，古今中外还没有哪个人说过小说或散文或戏剧什么的“是生命意识的最高点”和“站到了无与伦比的显耀地位”的。诗歌之所以在这样一个年代由凤凰变成了鸡，完全是因为，时代变了，变得越来越现实，既不高贵也不优雅，俗不可耐了。

可人类离不开自由、浪漫、高贵和优雅。而要实现这些，生命就必须贴近诗意，并融进诗意。诗意，永远都是贯串着人类文明进程的黄金之链。

可以不懂诗歌，但不可以拒绝诗歌，拒绝诗歌就是拒绝美好的生活。